

创造丛书

鲁笔选编



梨园五人集

YUAN WU REN JI

创造丛书编委会编委：

丁章林 马 戎 从维熙 许立言 刘绍棠
刘宾雁 刘德胜 何 为 苏叔阳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张 弦 张天民 张兴强
张贤亮 杨光中 罗华俊 卓钟霖 茹志鹃
郭 风 郭伟强 莫应丰 秦 牧 高晓声
顾笑言 鄂 华 温元凯

常务编委：

丁章林 李 栋 李玉光 李锦炎 卓钟霖

本辑执行主编：

李 栋 卓钟霖

（以上按姓氏笔划排列）

梨 园 五 人 集

创造丛书（第一辑）

鲁 笔 选编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7.5625印张 2插页210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368·88

定价：1.18元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盛 人 (1)
天凉好个秋	张仁胜 (9)
大鹏一日同风起	张仁胜 (22)
莽山叠唱	梅帅元 (65)
滴水鱼王	梅帅元 (87)
白色金字塔	梅帅元 (99)
英 灵	海 涛 (114)
猎人的子孙	海 涛 (131)
远 山	海 涛 (140)

金狮巷铁狮巷	孙步康 (159)
都市里的画眉	孙步康 (173)
还是她幸运	孙步康 (186)
昨天的力量	韦 玮 (199)
带惊叹号的人	韦 玮 (214)
酒醉英雄汉	韦 玮 (232)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盛 人

一道围墙，圈住七个省级剧团。南宁人管这地方叫文化大院。但是，往往也有人补充说：“文化大院无文化”。此话怎讲？

“在我步入人生的那个年代，参加工作要有受过再教育的底子，唯独艺术不受此限制。十四岁那年，一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开始了粉墨春秋。”张仁胜的这段话，是对“文化大院无文化”的注解，也告诉我们他与梅帅元，海涛大体相近的生活起点。

那么，孙步康与韦玮两位呢？工作证的职业栏上填写是“编剧”，大约会有个大致象样的学历吧。否！两人均以知青、工人、编剧组成自己的三个人生段落。

现在，他们的名字渐为人知，一些爱使用新秀一词的评论家也将此词冠在他们头上。不知是该庆贺还是该遗憾，他们的光彩竟不是出于舞台，而是出于小说创作。也许他们的作品还不是什么惊人之作。但从那么狭窄的“文化大院”，几乎同步走出了五位小说作者，这却颇使一些人感到惊讶。

他们在文学之路的开头，也象许多热情的“文学青年”一样，一点事儿，一丝情绪，毫无例外地要在纸上留下“满

江红”或是“啊……”之类的感慨，或拿去给朋友看，或自己欣赏，很为自己能写出“诗”而高兴。等词汇稍稍丰富一些后，便开始写散文、小说、电影剧本。一个接一个，一点不带功利主义地写着，那叫痛快，那叫过瘾。偶而在梦里将作家这顶桂冠在头上试试，便要羞得发烧。这算是他们做“文学之梦”的阶段吧！

一天，在大院门口，梅帅元遇见在文工团学员队的同学张仁胜。他问：“听说你写些东西？”

“嗯。你也写了不少，是吗？来，抽烟。”

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尔后，又点燃第三支，第四支……几个属于艺术界的年青人凑到一块儿谈文学界的事儿。大都在月亮升了一阵儿这个时间。

“我有个构思，你们闭嘴且听着……”

“不行，这破玩意儿。听听这个，海明威式的……”

突然，门板被擂响，一个愤怒之极的声音：“还有完没完？也不看看什么时间了。”稍远些还有句带着睡意的嘟嘟啦啦“这世道，会写字的都敢写小说……”

当然敢写。

回去，一张报纸挂上灯头，桌面上只有一团光圈与型号各异的纸。通宵达旦，舞文弄墨。然后，拿回“沙龙”传阅。再然后，寄到编辑部。末尾一个“然后”是编辑部退回来。先以诗歌，最后以小说走上文坛的孙步康，以犀利的笔锋，引起广西文学界的注意。他的不平坦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思想。

他在文学之树上摘下了属于自己的果子。他是大哥，理应先迈出一大步。四个弟弟，仍旧着魔似地写着。“沙龙”气氛愈加活跃。值得注意的是：谈话的内容由自己的构思扩大

为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编辑们不带客气的退稿，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文学的“贫血儿”。于是，工资交给书店，书店交给他们书。由此，他们认识了许多逝去的文豪，也认识了这个主义，那个流派……真是扑朔迷离，三天三夜说不清楚。他们在一块儿学习、切磋。这是知识、智能的相互补充，这是看得见的成长。这个月笑上个月的幼稚，今天又明白了昨天笑的时候的浮浅。这些无文化的文化人，找到了提高自己的最佳形式。

许多老话有理。例如：“功夫不负有心人”。

梅帅元的稿子送进了印刷厂，张仁胜的歪字变成了铅字。韦玮、海涛……

《替》、《涓涓泉流》、《你看见我了吗》、《绿，在山那边》……他们有了几个作品。

真该庆贺！

谁的第一笔稿费一律用来请“沙龙”人士大嚼一顿。频频举杯，高谈阔论。可是，不知怎的，一丝忧虑悄悄渗入他们的心头。

是的，苦恼的日子随着作品的问世来到了。文学，犹如雾海的彼岸，漂亮得象童话，引诱着他们往海里跳。等跳下去，才知道自己过于轻率，回去不甘心，只得拼着命游，睁大眼睛寻找新大陆。有时似乎看见了，高兴得想哭。但只是一会儿，你便发现了假象。失望中，喉头呛满苦涩的海水。扭过头，你看到海里挤着很多人。有些人气力不支，已经沉了下去，另一些人则在自己发现的大陆上举起自己的旗帜。你羡慕他们，更想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陆地，在上面建筑童话中的房子。但，难。

更深夜阑时，孙步康问自己：“你为什么选择了这种艰

辛的职业？你为什么常常如醉如痴时而又自怨自艾？我面对苍天和旷野呼叫：文学，你这神和魔合二为一的产物，干嘛会使我一见钟情，至死不渝？”

他们，此时似乎有些沉默。在一起，看上几眼，话却不多。分手回家，抓起笔，却一个字写不出来。一个构思出现，立即让意识深处一只神秘的手扼死。再想一个，又遭到大脑中一个威严的声音否定。惶惑！自己还行吗？与笔告别吧，办不到。一个字写不出，笔也要抓在手上。

夏天热，冬天冷。有了四季，才有一年的完整。他们此时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满。是对已发作品的反思。很多作家的经验证明：沉默是呐喊前的休止符，跳高的前一个动作是下移重心。否定与肯定，是因果之链的一个环节。

果然，说不清契机何在，思路豁然开朗，他们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开始了自己的上升。

这个时期，这些人的感觉是“沙龙”对自己的作用不是那么大了。很明显，他们的追求由统一变为分散。每个人在利用着自己的优势。但这个分散是一棵大树上的桠，大树的根在广西的土地上扎着。真的，没什么事业比文学更需要真实的土地了。

孙步康钻进邕州的小街小巷，生活在“文化”世界之中。

梅帅元回到父辈开出的矿山。

张仁胜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铁路。

韦玮，走向自己民族的骄傲——花山。

海涛，投入自己的家乡——么佬山寨。

《还是她幸运》（孙步康）、《莽山叠唱》（梅帅元）、

《天凉好个秋》（张仁胜）、《猎人的子孙》（海 涛）、《昨天的力量》（韦玮）。翻开这个时期的作品，可以发现。他们把自己最熟悉的人写了进去。因此，人物厚实了许多，风味足了一些。有人评价是：“有些小说味道了”。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美学观念。

孙步康说：“时代在瞬息万变，生活的节奏在迅速加快，每个人都力求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求得到发展。在这种环境里，人的思想意识正在产生剧烈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蔽。既不同于战争年代那样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也不同于十年浩劫期间真理与谬误的殊死搏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变成了内在的情绪抵触，隐蔽中蕴含着激烈交锋。于是，道德、伦理、历史、哲学，便在这交锋和碰撞中显露。真正想在文学上有所造就的作者，应该洞察当代人这种内在的冲突，剖析这种隐藏在表现后面的第二现实。从更深的层次理解生活，认识生活，描绘生活，勾画出人们最隐秘最逼真的思想意识流动过程来。这样描绘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现实，这样刻画的人物才是立体人物。美，也就在这样真实的基础上产生、升华。”他这样说，也这样实践，从他的新作《金狮巷、铁狮巷》，我们看到这个升华。

他们又有了可谈的。他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世界。相互的世界互相渗透，原来的世界就会变得博大，作者的思想也更接近于厚实，眼光也趋于准确。如果说他们这一时期的作品成熟了一些，那么，可以说与这个渗透是紧密相关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相当一部分“文人”，对十九世纪以前的外国文学较为了解，而对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则较为陌生，或说是有反感情绪。其实，不管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无不打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烙印，

有其落后，反动的一面。既然新文学的前辈们从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学中学习了的东西，从而推动“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那么，作为新一代的文学探索者，他们当然不应当局限在前辈已开拓的领域内，当然也更多地显示了吸收外来艺术养分的特点。孙步康他们都是年青人，也脱离不了年青人喜欢新的、探索新的特点，这也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某些新鲜的色彩。

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当一些探索受挫之后，他们意识到了任何外来文化如不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他们注意到了近年崛起的拉美文学。西方美学观念与拉美部落，印地安文化的结合，使后者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现象给了他们深刻的启示，因为在他们看来，拉美的情况与他们立足的广西，有着很大意义的“相近之处”。他们的结论是：文学，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他们都在剧团工作。频繁的上山下乡巡回演出，使他们有机会深入到生活的下层。十来年，他们几乎走遍了广西每个角落。南方的山水风光，边远地区的古朴风貌，真是美不胜收。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巫文化对广西文化发展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梅帅元这样谈了他在这个面的思考：

“我喜欢古典文学中产生在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其虚幻、浪漫、象征，扑朔迷离又绚丽多彩，把天上人间合为一体的艺术境界深深地打动了我。把客观的、真实的世界和主观的、想象的世界溶为一体，文学的世界不就广阔得多了么？于是，我试写了第二批作品：《漓水渔王》、《白色金字塔》、《红色屋脊》等。我知道，这是尝试，不成熟。但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在追求。”翻开韦玮、孙步康、海涛等人

的一些作品，都可以看出他们在新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化结合上所做的努力。

努力，不等于书斋中的苦思。从生活中吸取养分，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骤烈的变革浪潮，不能不在他们的作品中拍打出痕迹。张仁胜的《大鹏一日同风起》，留下了变革时代的一阵哗响。他是个铁路子弟，他的社会关系，几乎都系在网状的铁路上。他曾谈过这样一段话：“铁路是气势最为浩大的企业，铁路工人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中坚。我常常被铁路上一一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力量所震慑，巨大得简直可以拖起一切朝前走。我力求在作品中记述下这个力量，使作品的气势、力量与它所表现的对象吻合。也许是因为我是搞戏剧工作的，我喜欢以戏剧性的手法写出我所熟悉的人的铁的躯体。去铁路生活对我来说，不仅是写作的需要，同时也是完成我的人生的需要。真的，和那些跟钢铁打交道的人在一起，我坚实了许多。”

广西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可喜的是在他们之中有两位少数民族作者。海涛的视点，始终落在他的么佬山乡。故乡浓绿的河水，放牛的竹梆声、袅袅的炊烟、犁田的马儿，时常引出他悠悠山风般的遐思。他以清新、明快、抒情的调子唱出对故乡的深情。《猎人的子孙》、《远山》都可以看出他的艺术风格。

韦玮则更趋向于从哲理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民族，从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作品中幽默、奇特的句子，可以看出壮民族对他的赐予。而巧妙的构思，又更多来自于传说的养分。从《昨天的力量》、《带惊叹号的人》等作品上，我们不难发现这些。

当然，他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他们

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成熟。我想，“创造丛书”为他们的作品结集一方面是向读者展示近年来广西文学新秀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们在信息的反馈过程中不断地鞭策自己，提高自己，为人民贡献出更多更精美的艺术珍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邕

天凉好个秋

张仁胜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丑奴儿》

忘了谁说过，命运的转折，很多是由旅途开始的。而眼前这些神色各异，气度有别的人是否都有一个转折的契机，却无从得知。但有一人，确实就要从这绿色的列车上，开始命运中的又一个起点。北京车站的站台上，柳芽在寻找一个人的同时，脑中闪动着的，就是这样的意念。

一位脸颊清癯的中年妇人，拖了只咖啡色的旅行箱，迈着略显沉重的步履，从检票口走进站。柳芽看见她后，一股莫名其妙的羞愧之情，猛地迷漫在她的胸臆，她无力地靠在冰凉的大理石柱子上，心里轻轻呼唤着：“小姨，小姨……”

小姨秀美的脸庞上，堆着淡淡的忧郁。她走着走着，似乎有一种无形的拖力，牵引着她扭过脸去，望着进站的人流。柳芽知道，小姨在等待亲人的身影——她多么愿意在车轮滚动的那一刻，看到哪怕是一双和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人挥动的手啊！不会有的，柳芽明白，整个家族的人都不赞成小姨的举

动。而自己不是来送小姨了吗？柳芽看了一眼手中搓成一团的站台票，却缺乏在小姨面前出现的勇气。在小姨单薄的身躯上，柳芽感到赫赫逼人的力量，使她产生了深刻的痛苦。

小姨还是那样望着进站的每一个人，失望的阴云，逐渐地布满了她的脸。小姨会后悔吗？柳芽很想知道，但小姨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后悔的神色。难道小姨没意识到是离开北京吗？不，小姨知道。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审度，决定了小姨的信念。渐渐地，小姨的身影模糊了，一个个走动的人，化作一块块活动的色斑从眼前晃过，使她联想到一个支离破碎的梦……

“……据说我是分配到北京，我考虑了许久，想向学院提出分到南宁。你说呢——春天的小柳芽？”老大来信这样说。

“亲爱的高层建筑，人家说，高的人都傻，你也一样。你为啥想来南宁呢？你不知道，到北京参加一次调演，或是去观摩学习一次，会在我们青年话剧团引起怎样的波动呀！我喜欢北京，那儿是第一流艺术家萃集的宫殿。我曾梦过，我踩着一团五彩的云朵，飘进这座宫殿。你放心到北京报到吧，不会分开了。告诉你，柳芽想结婚了，懂了吧，夫妻关系——我们的五彩云。”

十月的北京最美，十月的柳芽也最美。“新娘子”，人们纷纷这样叫她。她没应，只是羞涩却又甜丝丝地觑了一眼——两只凤凰，衔着个“囍”字，飞翔在雪白的墙壁上。北京的云也是这样白，我也象凤凰一样，从南国的相思林飞来了。

“香山的枫叶红了，去看看好吗？”老大拉开窗帘，晨

光活泼地扑进她怀中。“婚假过去五天了，我们该去问问哪个话剧团愿意给我添个化妆盒。”她答道。

她骄傲地挽着新婚的丈夫，行走在让人一踏上就觉得气派的长安街上。“老大，你猜猜，北京什么最多？”白皙的脸上露出可爱的狡黠。“名胜，古迹。”丈夫永远那么老实。

“哈哈，不对！北京是话剧团最多！”两人会意，舒心地笑了。天蓝得透明，柔风抚弄着她的头发，她想到：这莫不是追随着她的快乐？“是的！”她喊了出来。

“阿姨，陆老师让我托您帮个忙。主要想问问你们团……”

“真对不起，团里正在调整，好几个正等分配呢！我……”对方抱歉地一笑。

没关系。就象天上陨落了一颗流星，可还有那么多星星熠熠发光。

“X团长，张导演给你捎了一点东西。哦，顺便问一下……”

“这事儿不好办，前段时候，我们想从河南弄个饰贺龙的演员来，费了许多周折也搞不到名额，卡得很紧。你看……”

走。一个院子进去，又出来。华灯亮了，她和失望作伴回家。太阳出来了，又是新的一天。再走……走……步子让铅块坠住了。操着各种方言的人随随便便地进了百货商店的门。是啊，对外地人，北京商店的门是敞开的，而话剧团——没门！

列车载着她，回到南宁。

这个房间也有灯光，可是不象新房桔黄色的光，总诱惑着入沉醉。这个房间也有老大，可他只在玻璃框中，做着——一个永远没有变化的微笑。贴在他脸上，玻璃虽然只有半厘米厚，可实实在在地让人意识到那几千里的距离。分居——象南极一样冰冷的字眼，迅速冻僵了她新婚后残存的热情。她